

澠水燕談錄



11772

澠
水
燕
談
錄

王闢之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澠水燕談錄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
印初編叢書尚有裨海本
此本較裨海多序目及第
十卷又三十七條

澠水燕談錄序

澠水譚者。齊國王闢之將歸澠水之上。治先人舊廬。與田夫樵叟閒燕而譚說也。余登科從仕。行三十年矣。日欲退居故國。而爲貧未果。今日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飢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閒接賢士大夫譚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爲十卷。蓄之中囊。以爲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遺餘年耳。澠。齊水之名。其事隨所錄得之。故無先後之序。紹聖二年正月甲子序。

前人記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特屑屑記錄以爲譚助而已哉。齊國王闢之聖塗。余同年進士也。從仕已來。每於燕閒得一嘉話輒錄之。凡數百事。大抵進忠義。尊行節。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於賦詠談謔。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讀其書亦足知所存矣。元祐四年。予來守蒲。聖塗方爲邑河東。因得其錄而觀之。十二月朔。昌邑滿中行。思復碧莎廳題。

澗水燕談錄跋

澗水燕談錄。自商氏稗海殘缺本行於世。海內不見全書久矣。此帙出自明正德間白沙貢氏。吳郡趙氏清常又以宋刻補足末卷。詳具李北苑跋中。惜先兆一門尙有缺葉。未能符自序三百六十餘事之數。海內藏弄家。有以完本見貽。俾補一簣之虧。則造福於古人。尤不淺矣。通介叟鮑廷博謹白。

澗水燕談錄目錄

卷第一

帝德十八事

議論十一事

卷第二

名臣五十事

卷第三

知人四事

奇節十三事

卷第四

忠孝十五事

才識十三事

高逸二十二事

卷第五

澗水燕談錄 目錄

澠水燕談錄 目錄

官制 二十七事

卷第六

貢舉 十四事

文儒 書籍附，共十四事

先兆 二十一事內一事未全

卷第七

歌詠 二十四事

書畫 十一事

卷第八

事誌 三十六事

卷第九

雜錄 三十六事

卷第十

談諠 二十三事

稗海所刻澠水燕談錄十卷。缺第十卷談諠一則。以第四卷分作兩卷。符十卷之數。又缺序目。非足本。

也是冊乃虞山趙清常家藏本。前有王聖淦自序。同年進士滿中行題語。其第十卷從宋雕錄出。餘各卷較稗海又多三十一條。粲然完備。亦可喜也。癸丑季春。雨窗李北苑題於京邸之鷗舫。

澗水燕談錄卷第一

齊國王闢之聖塗

帝德凡十八事

西都北寺應天禪院。乃太祖誕聖之地。國初爲傳舍。真宗幸洛陽。顧瞻遺迹。徘徊感愴。乃命建爲僧舍。功成。賜院額奉安神御。命知制誥劉筠誌之。仁宗初。又建別殿。分二位。塑太宗真宗聖像。丞相王欽若爲之記。後園植牡丹萬本。皆洛中尤品。慶歷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藝祖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孝。今爲忌日行香地。去留府甚遠。故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此之謂也。

開寶中。教坊使魏某年老當補外。援後唐故事。求領小郡。太祖曰。伶人爲刺史。豈治朝事。尙可法耶。第令於本部中遷敘。乃以爲太常太樂令。

興國中。張觀樂史鑠廳合格。不得進士第。止以爲幕職官。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

慶歷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已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金紫。朕不欲因鞠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行籍田禮。上就耕位。侍中奉耒進御。上搢耒耒三推。禮儀使奏禮成。上曰。朕旣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禮儀使復奏。上遂耕十有二畦。翌日。作籍田禮畢詩。賜宰臣已下。

和進尋詔呂文靖公編爲籍田記。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因得免解。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於邊用。言利者多摺摭細微。頗傷大體。仁宗厭之。乃詔曰。議者並須究知本末。審可施行。若事已上而驗白無狀者。事效不著。常施重罰。於是輕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

仁宗朝。南劍州上言石碑等銀鑛可發。上謂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則爲利國。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恤愛元元至矣。

晁文元公迴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吏。後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朵。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卽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其孫端稟嘗爲余言。咸平三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事。近日逾月。並無公案。漢文決死刑四百。唐太宗決死罪三百。史臣書之以爲刑措。今以四海之廣。而奏牘不聞。動輒逾月。足以知民識禮義而不犯于有司也。請載之史筆。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遙郡。真宗曰。醫之爲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相諭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

之云。上深自媿責。有旨放謝。眞宗禮遇詞臣厚矣。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府。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贈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卽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會上晏駕。乃寢。後改曰左藏庫。今爲內藏庫。

太祖登極數年。石守信等猶典禁衛。趙忠獻屢請于上。授以他任。上乃曲燕守信等。道舊甚懽。從容曰。朕與卿等。義均手足。豈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卿等各自擇善地。出就藩鎮。租賦之入。奉養甚厚。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有數女。與卿結親。庶無閒耳。皆感稱謝。於是諸帥歸鎮。或有至二十餘年者。常富貴榮寵。極于一時。前代之保全功臣。無以過也。

眞宗嘗諭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還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日上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以名薦奏。上默然不許。察所以。乃知己爲伺察密報矣。終眞宗朝。其人不得復進用。眞宗惡人奔競如此。

慶歷中。滕子京守慶州。屬羌數千人內附。滕厚加勞遺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仁宗曰。邊帥以財利略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仁宗朝。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三十餘人。問其族系。乃知丞相王德用甥。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今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止與師錫循資。后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勘。以保

官亦令循資。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聖矣。

英宗治平中，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師約。異時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爲恭。帝疾之，曰：「此廢人倫之序，不可以爲法。」思有以厚風俗，亟命正之。尙未遑著于令，及神宗踐祚，乃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師約父克臣爲開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盥饋禮，禮成，遂大設樂。天下榮之。三宮嬪御還者，莫不嗟歎。近姻貴戚，相與震動，以爲天姬之貴，尙執行婦道，蓋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親執筭行盥饋之禮，曰：「吾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唯我祖宗首正王化，穆然成風矣。

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瘠子持錦臂鞬，鬻于市者，織成詩，取而視之。仁廟景祐五年，賜新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仁祖天章煥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醲厚，有以深浹夷獠之心，故使愛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帖之小屏，致几席間，以爲朝夕之玩。

讜論 凡十一事

歷歷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鑿塔基，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送本寺，令士庶瞻仰。傳言在內庭時，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逮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梁武造長干塔，舍利長有光，臺城之敗，何能致福？乞不營造。仁宗從之。

夏竦薨，仁宗賜諡曰文正。劉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

陛下奈何侵之乎。疏三上。是時司馬溫公知禮院。上書曰。諡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可當。光書再上。遂改諡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諡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詔。於是太常更諡竦文莊。嘉祐中。內臣麥允言死。以其嘗有功。特給鹵簿。司馬光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功大勳。而贈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以爲法。仁宗嘉納之。

仁宗朝。司馬光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事當賀。司馬光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爲例。

景祐中。趙元昊尙脩職貢。蔡州進士趙禹庶明言。元昊必反。請治爲邊備。宰相以爲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上書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府獄。是時陳希亮爲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爲徐州推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蔡牧男兒忽議兵。謂禹也。

咸平中。孫冕乞於江淮荆湖通商賣鹽。許商人於邊上入糧草。或京中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淮荆湖三路賣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爲陳恕等沮之。遂寢。

臨淄賈公疎先生。以著書扶道爲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頗類孟子。常奏諫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以誣皇天。以欺先帝。今幸爲姦發。請明告天下。正其事。無幾。又謂謂既竄逐。寇萊公猶在雷州。宜還萊公。以明忠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身。不樂爲吏。久之。李文定公竊其語。敕送吏部。先生勉就之。官至殿中丞。卒後。門人李冠元伯。劉顏子望相與諡曰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真宗賜名同。改字希得。

案公諱元名
開故賜改同

狄武襄公既平嶺南。仁宗欲以爲樞密使。平章事。龐莊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二十萬。其重慎名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遠矣。若用爲平章事。富貴已極。後安肯爲陛下用力。萬一後有寇盜。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青爲護國軍節度。諸子皆優官。厚賜金帛。

眞宗初上仙。莊獻攀慕號切。凡喪祭之禮。務極崇厚。呂文靖公奏曰。太后爲先帝喪紀之數。宗廟之儀。不忍裁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尙未足報先帝恩遇之厚。唯是遠姦邪。獎忠直。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徼寧靖。人物富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樂無憂。此報先帝之大節也。

祥符中。玉清昭應等宮成。大臣率兼使領。天聖中。玉清災。莊獻泣曰。先帝尊奉先祧。故大建館御。以盡祗肅之道。今忽災變。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公恐后復議繕完。因推洪範災異之端。乞罷營建。懇讓使名。玉清遂不葺。

田錫以諠直事太宗。知無不言。深得諍臣之體。一日。詣中書謁趙忠獻公曰。公以元勳當軸。宜自謙抑。今百司奏覆。必先經堂。豈尊君之義也。諫臺章疏。令閣門進狀。尤失風憲之體。趙悚然謝之。遽從其言。

澠水燕談錄卷第二

名臣凡五十事

宰相王溥父祚少爲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快快及溥爲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張忠定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別贈以毫楮公曰是將嬰我以世務也後公貴顯以名德重天下將赴劍南以詩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剛要流清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道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有詩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盡得虛名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疋潤筆公卻之後守永陽閩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一馬遺之或謗其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疋顧肯虧一疋馬價耶

曹冀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憲慈聖太皇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追無以過此嗚呼盛哉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尙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頗安之。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或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廚三十年。臨老反羹粥不了。士大夫聞之。深罪謗者。曾孫仲平爲余言。

眞宗晏駕。二府受遺制。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參大政。獨執之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深感其言。權字遂不敢去。

祥符中。趙德明上言本國饑。來借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王魏公旦獨請具粟如其數於京師。詔德明入京來取。德明大慚。且歎朝廷有人。眞宗喜。

眞宗朝。官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病且死。求爲節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復有求爲樞密使者。何以絕之。至今官者官不過留後。

王魏公旦與楊文公大年友善。疾篤。大年於臥內託草遺奏。言爲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敘平生遭遇之際。表上。眞宗歎之。遽遣就第。名數進錄。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爲榮。